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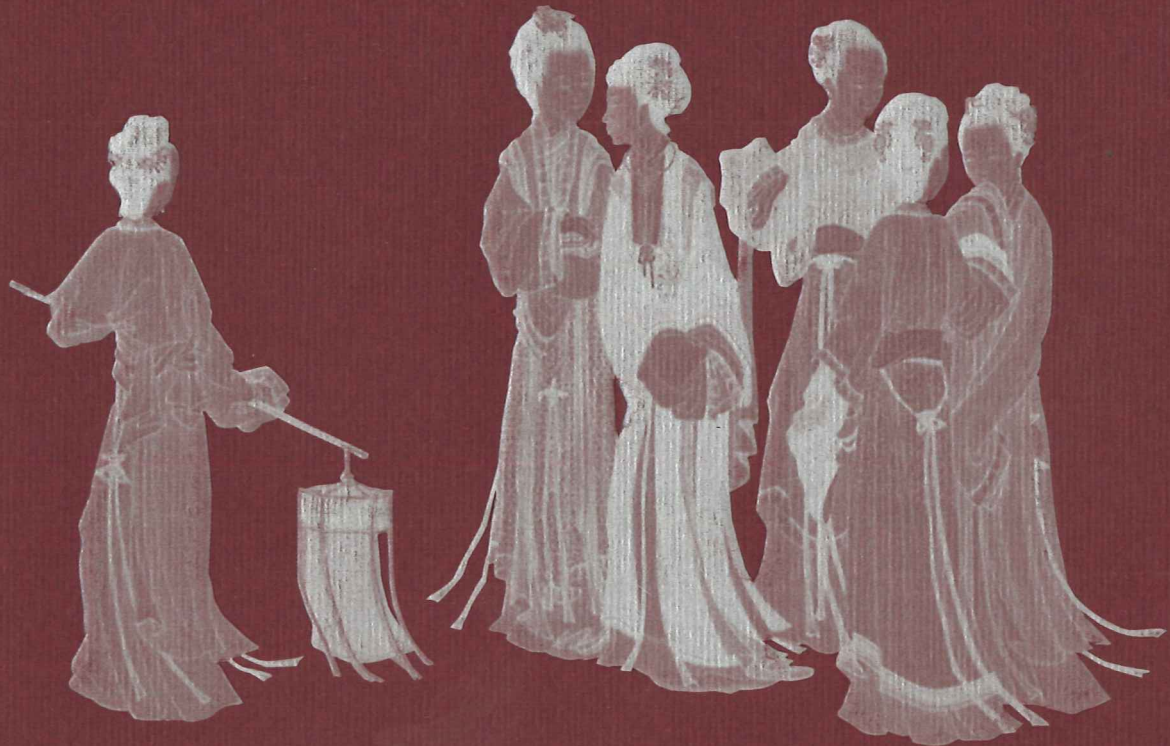
明清論叢

正
功
題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主编 朱誠如 王天有
主办 故宫博物院 北京大学

第十二輯



故 宮 出 版 社

明清論叢

啓功題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主編 朱誠如 王天有
主辦 故宮博物院 北京大學

第十二輯

故宮出版社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论丛. 第12辑 / 朱诚如, 王天有主编.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34 - 0265 - 1

I. ①明… II. ①朱… ②王… III. ①中国历史 -
明清时代 - 文集 IV. ①K248.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3718 号

明清论丛

(第十二辑)

主 编: 朱诚如 王天有

执行主编: 左远波

责任编辑: 杨付红 艾珊歌

装帧设计: 王孔刚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 - 85007454 (编辑部) 010 - 85007816 (发行部)

传真: 010 - 65129479

邮箱: mqluncong@sina.com (编辑部)

ggcb@culturefc.cn

网址: www.culturefc.cn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4 - 0265 - 1

定 价: 120.00 元

《明清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朱诚如 王天有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庆祥 万 明
左远波 刘 潞
房德邻 茅海建
郭润涛 高 翔
高寿仙 徐 凯
章宏伟 韩大成

目 录

- 明代修建郡县城池的几个问题····· 李龙潜 (1)
- 明代省镇营兵制下防守城堡武将初探
——以操守、把总、提调和备御为主的考察····· 肖立军 (40)
- 捐纳制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日本) 伍 跃 (47)
- 明代士人对家礼撰述与实践的理论探索····· 赵克生 (75)
- 从墓志铭看明代米氏锦衣卫家族的形成及演变····· (香港) 卜永坚 (102)
- 嘉靖朝抗倭战争和一条鞭法的展开····· (香港) 刘光临 刘红铃 (113)
- 万历朝矿税事件研究回顾与起因补论····· (台湾) 唐立宗 (149)
- 万历朝劳堪案始末考····· 江柳青 (160)
- 从刘世延案看明末南京治安管理与司法制度····· 罗晓翔 (186)
- 张献忠籍贯考辨
——兼谈明代边疆地区户籍管理制度····· 彭 勇 (199)
- 由“兄弟之国”到“君臣之义”
——清入关前与朝鲜关系的演变····· 晁中辰 (213)
- 17 世纪郑氏海商集团在东亚的国际角色····· (意大利) 白 蒂 (221)
- 清初黑龙江各族与雅克萨保卫战····· 周喜峰 (247)
- 理藩院与俄清关系 (17—18 世纪)····· (俄罗斯) 米亚斯尼科夫 (255)
- 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 方 铁 (259)
- 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 吕文利 (269)
- 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地区民众华夏世胄身份的构建····· 吴才茂 (282)
- 明清之际中医西传初探····· 张宗鑫 (298)
- 清入关前决定满族命运的大讨论····· 谢景芳 (305)
- 清顺康时期保甲制的推行····· 常建华 (321)
- 试论清代钦差大臣的选派和管理····· 张晶晶 (351)
- 康熙帝救荒思想初探····· 成积春 (360)
- 君臣恩怨
——康熙帝与赵申乔····· 吴伯娅 (366)

从墓志铭看明代米氏锦衣卫家族的形成及演变

(香港) 卜永坚

内容提要: 2011年8月13日至12月30日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老学寄兴:马季明教授珍藏书画拓本”展览,展品中的一张拓片,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这就是《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其中内容,反映出明代世袭武官家族的形成及文化转型等问题,兹不揣愚陋,以此墓志,撰一小文,就正于方家。

关键词: 墓志铭 锦衣卫 米玉 米万钟

一 米玉墓志铭的由来

研究《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这张拓片内容之前,似应简单介绍这张拓片的藏家马季明即马鉴先生(1883—1959年)。马鉴为浙江宁波人,以国学研究著称于世,1926年至1936年间任教燕京大学国文系,与北京诸硕学鸿儒齐名,有所谓“一钱(钱玄同)、二周(周树人、周作人)、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之美誉。马鉴的儿子马临,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二任校长。^①马鉴先生收藏大量书画及金石拓片,既属于嗜好,亦可以说是研究工作需要,盖其平生学问之大者,正是书画及金石拓片之考证。巧得很,马鉴先生好友之一洪业,亦以国学研究及史料考证扬名海内外,洪业主持编纂的哈佛燕京研究社几十种中文古籍史料引得,成为前“e-考据”时代的中国研究的重要资源。洪业先生搜集到原本由天津陈氏收藏、后为燕京大学所藏的米万钟手卷《勺园图》,于是在1932年出版《勺园图录考》,成为哈佛燕京研究社中文古籍史料引得的特刊第5号,该书也为本文之写作提供了莫大的方便。^②

这张拓片如何为马鉴先生所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展览特刊没有说明。幸好洪业有所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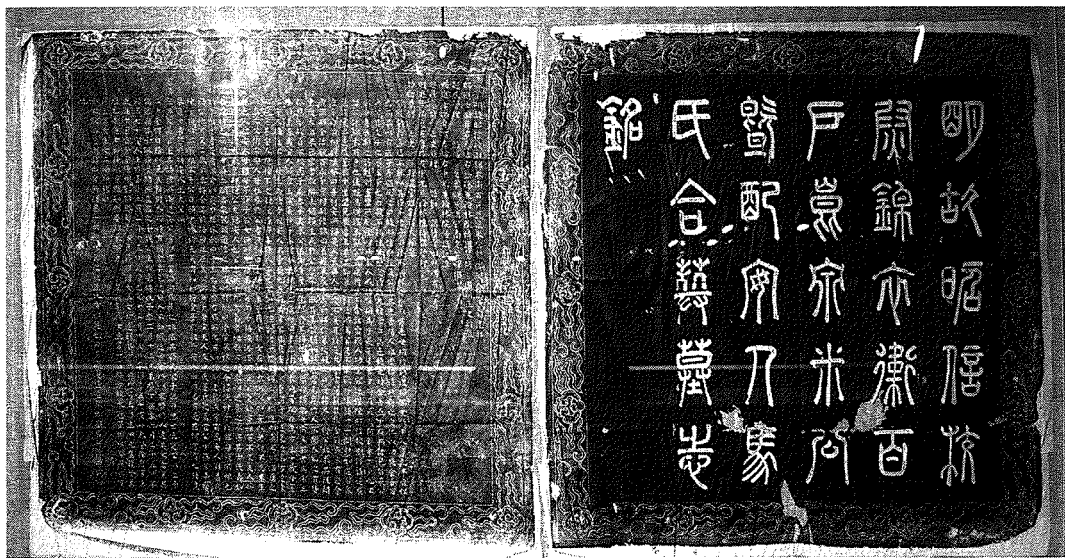
按志石纵横各营造尺二尺三寸四分(盖大小如之),民国十八年(1929年)夏,出土

^① 参见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这次展览的特刊《老学寄兴:马季明教授珍藏书画拓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1年,无页数。

^② 洪业:《勺园图录考》,哈佛燕京研究社中文引得系列,特刊第5号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Supplement No. 5*,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该书第1、2页就是米玉墓志铭的释文。又,《老学寄兴:马季明教授珍藏书画拓本》中,有洪业、马鉴、张文理合作的行书扇面,为三人偕同美国友人旅游山西、陕西后答谢西安赵姓厅长之作,亦足证洪业与马鉴之交情。

于燕京大学燕南园西土坡中。现藏燕京大学图书馆。^①

当时马鉴先生正任教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大概因利乘便，命人制作一拓片，以便收藏。（图一）至于何以燕京大学及今北京大学燕南园竟然是这方墓志铭藏身之地，下文自将交代。有关该墓志铭拓片的照片、原样誊录本、原文释文，请分别参见本文附录一、二、三。



图一 米玉墓志铭拓片

二 米玉墓志铭内容考证

根据《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这位“昆泉米公”就是米玉，“昆泉”是他的字号：

其先，晋阳人。祖虎，始徙北郡之安化，以功授金吾百户。公，其支子之第五子也。六岁而孤，性纯警，食于诸兄嫂，常自为色饱。是时，金吾世中绝，而诸兄皆农。^②

米玉的祖先是晋阳人即明山西太原人，米玉祖父米虎迁居到“北郡之安化”即明陕西庆阳府安化县。有关米玉及其祖先米虎在安化县的活动，很可惜，笔者未能在明代庆阳府方志中找到任何记载。^③至于米虎因什么功劳而成为锦衣卫百户，亦同样不详。米玉的父亲不是米虎的嫡长

① 洪业：《勺园图录考》，第2、3页。

② 本文附录《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释文。

③ 笔者迄今为止未能找到任何明代庆阳府安化县的地方志，只找到一本明代《庆阳府志》，即傅学礼等修《庆阳府志》（嘉靖丁巳三十六年刊，原藏日本上野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微卷部微卷，编号CMF 1300）。遍查该志，不要说完全没有提及米虎、米玉，即使有关米氏的记载也很稀少，只卷一五《贞烈》页15b提及庆阳府宁州人米良成的女儿米氏，她以贞节而留名府志。另外，卷一二《岁贡》页15b提及宁州人米善；卷一三《仕籍》页3b提及宁州人米儒。以上3位米氏均为宁州人而非安化县人。

子，而是“支子”。米玉在家中则排行第五。米玉6岁时，父母过世，只能托庇于兄嫂。这时，米虎的锦衣卫百户的职位，已经无法得到米家的继承，家道中落，米家的男丁都只能务农为生，米玉又是孤儿，往往吃都吃不饱，但还得装成吃饱的样子，以免引起兄嫂的敌意。这样看来，米玉的少年相当坎坷。

也许正因为如此穷困，米玉不甘于像家中其他男丁一样务农为生（或者说连务农的份都没有），成年之际，就变卖家中仅有的财产，在家人的冷嘲热讽中，离开庆阳府安化县，来到京师，申请继承祖父的锦衣卫百户的职位。当时有盗贼首领冯璜作乱，米玉参与平乱，立了功劳，因此世袭锦衣卫百户成功，“得请还展墓”，名副其实是衣锦还乡，但不过是告假回乡扫墓。因为米玉既然成为锦衣卫百户，必然定居北京。米玉为家乡及家人做了许多善举，灾难时期更是积极赈灾，成了家乡仰赖的善长仁翁。“自是，诸米常仰公北来”，米氏家族的亲戚还经常到北京投靠米玉。^①

米玉是在北京成家立室的。他先后娶了三妻（杨氏、宋氏、马氏）二妾（田氏、董氏）。米玉生于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二日（1528年3月2日），卒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六月二十五日（1597年8月7日），享年70岁。最后一任妻子马氏，则生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二月十五日（1542年3月1日），卒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十二月十五日（1600年1月30日），享年58岁。马氏比米玉小14岁，比米玉晚过世两年。马氏嫁给米玉时，米玉的前两任妻子杨氏、宋氏均已先后亡故，米玉与宋氏所生的儿子米万春则刚刚3岁。米玉与妾田氏生下米万钟，田氏于米万钟2岁时过世。米玉又与妾董氏生下米万方，董氏于米万方10岁时过世。换言之，马氏与米玉并没有生下儿女，但马氏照顾3个儿子，视同己出，三子亦十分敬爱马氏：

初，公娶于杨，继者宋，又继者马。宋生参将万春，马安人归，春三岁矣；仲子永宁令万钟生二岁，母田卒；季子锦衣冠带总旗万方生十岁，母董卒。安人抱之，不啻腹也。即诸子视安人，不啻腹也……安人王大父尚宪庙宜兴大长公主……公生于嘉靖戊子年二月十二日，万历丁酉年六月二十五日卒，得年七十。安人生于嘉靖壬寅二月十五日，万历己亥十二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八。春登隆庆辛未武进士，历官分守道、州参将，娶锦衣百户蒋维藩女，生女一，适锦衣千户田瑄男大学生田元德。钟登万历乙未进士，初任永宁县知县，娶锦衣百户、皇亲李凤女，生男一，孟骐。方，锦衣冠带总旗，娶锦衣百户王嵩女，生女二，尚幼。^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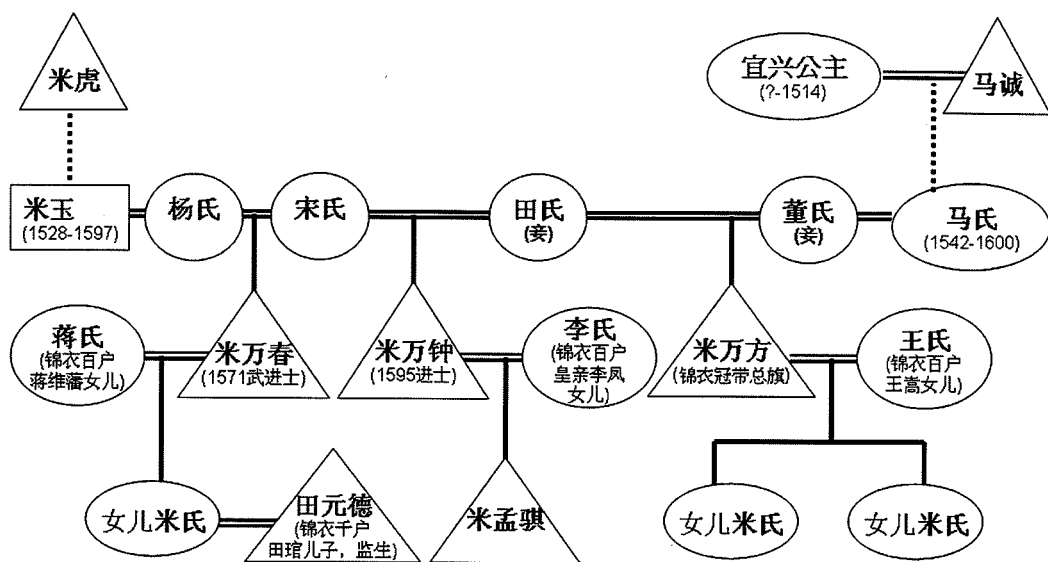
马氏的曾祖父（王大父）是成化年间宜兴公主的驸马，墓志铭没有提及名字，但追查《明史》，可知这位驸马就是马诚（详下文）。为方便分析和讨论，兹将米玉家族谱系绘图如下。（图二）^③

按：马氏“王大父”即曾祖父成为“宪庙宜兴大长公主”驸马云云，根据《明史》，这位“宜兴公主”应该就是明英宗8个女儿中的第六个女儿，二人是在成化九年（1473年）结婚的：

① 以上内容及引文，见本文附录《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释文。

② 参见本文附录《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释文。

③ 资料来源：本文附录三《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释文、《明史》卷一 二一《公主列传》。



图二 米玉家族谱系示意图

宜兴公主，母魏德妃。成化九年下嫁马诚。正德九年（1514年）薨。^①

《明实录》一般对于诸王、公主的婚期，都有明确记载。但是，马诚和宜兴公主结婚这一事，《明实录·宪宗实录》的记载并不完整：

（成化九年三月）甲辰，升广昌县知县马骥为大理寺右寺副，支俸闲住，以子诚选为驸马都尉也。^②

《明宪宗实录》以上文字，只说马诚做了驸马，但并没有说他娶了哪位公主。我们要结合上述《明史》的记载，才能够作出以下推论：马诚应该是在成化九年三月间与宜兴公主结婚的，他父亲马骥原本任职广昌县知县，因为儿子做了驸马，就以“大理寺右寺副”之衔提早退休，但依然享有“大理寺右寺副”之俸禄。马诚与宜兴公主结婚一个月后，得到了一份优厚的皇家贺礼：

（成化九年四月壬午）赐广德、宜兴二公主任丘县地九百余顷有奇。^③

虽然我们不知道宜兴公主究竟得到这900余顷中的多少顷，但可以想见宜兴公主府的家境应该不坏。可是6年之后，马诚这位驸马竟被抓进锦衣卫狱。《明史》的记载，简略得让人莫名其妙：

① 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一二一《公主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672页。

② 《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四，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8年，页4a，总第2213页。据《明宪宗实录校勘记》，抱经楼本则连这31字都欠奉。

③ 《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一一五，页7a，总第2235页。

壬子，下驸马都尉马诚于锦衣卫狱。^①

幸好《明宪宗实录》有比较详细的交代：

（成化十五年四月壬子）驸马都尉马诚私通使婢，淫乱无度，为太监汪直发其事，下锦衣卫鞠治，得实，请置于法。上以诚不守法律，分外妄为，姑从末减。革去冠带，令戴平巾送国子监读书习礼，仍停其禄米五百石。^②

以上这则记载，与米玉墓志铭有关马氏曾祖父的一段记载，也许可以相互参照：

安人王大父尚宪庙宜兴大长公主，其诗礼所渐，远矣。公尝以事至潞河，或荐之姝，怪其类良家子。泣曰：“然，坐夫窘，至此。”立予二十金，俾自赎以免。^③

根据上述墓志铭的记载，米玉夫人马氏曾祖父马诚，曾经在潞河即连接天津和京师通州的路被“荐之姝”，这句话采用被动式，但大抵可以推想：实际情形应该是马诚在潞河一线的某家客栈歇息时，马诚的手下为他找来一位歌妓作陪。马诚觉得她不像一般风尘女子，就询问她的背景，她含泪回答说因为丈夫出了事，所以沦落风尘。马诚立即给她20两白银，让她赎身。这与《明宪宗实录》所谓马诚“私通使婢，淫乱无度”云云，解释虽然大相径庭，描述的却似乎是同一件事。米玉墓志铭的记载，尽说马诚好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像公主府驸马都尉这种特权阶层人士，闹出“生活作风问题”而被汪直的西厂特务侦查逮捕，也似乎不太令人感到意外；同样，汪直及其西厂本非善类，如果说马诚遭汪直的西厂特务布局勒索陷害，也是极有可能的。究竟真相如何，实在无法判定，但根据上引《明宪宗实录》，可以肯定的是，马诚在锦衣卫监狱呆了一段时间，获得释放，“戴平巾送国子监读书习礼”，穿起平民服装到国子监读书学习，改造思想。这充其量不过是象征性的惩罚。^④可是，“停其禄米五百石”，对于宜兴公主府的经济收入应该还造成不小的打击。

正德九年（1514年），宜兴公主逝世，马诚再一次出现在《明实录》的记载中。这时，宜兴公主府的处境似乎十分艰难：

（正德九年六月）乙卯……驸马都尉马诚，以宜兴大公主之丧，奏：“公主病时，预买坟地，修筑墙垣，多称贷者，乞偿之。”下户、工二部议，谓无例。命给地价三十两，墙垣工价□（二）百两。^⑤

① 《明史》卷一四；《明宪宗本纪》，第175页。

② 《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九，页6b，总第3372页。

③ 本文附录《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释文。

④ 明朝自正统（1436—1449年）以后，就开始加强驸马都尉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据《明史》卷五五《礼志》：“正统以后，令驸马赴监读书习礼。嘉靖六年始定礼部主事一人，专在驸马府教习。”第1400、1401页。

⑤ 《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页3b，总第2300页。按：原文为“墙垣工价□百两”，据《明武宗实录校勘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之晒蓝本作“二百两”，见第425页。

这合共 230 两白银的拨款，数目不大，虽然体现着皇家成员的特权关系，但马诚明言公主逝世前连买坟地修墙垣的钱都是“多称贷者”，也可谓窘态尽露了。

本节利用米玉及马氏合葬墓志铭，结合《明实录》及《明史》，整理出米玉的生平及家族谱系，也探讨了米玉第三任妻子马氏的家族背景，整理出马氏曾祖父、宜兴公主驸马马诚的生平事迹。可惜，仍有许多空白无法填补，例如米玉参与平定冯璜之乱的细节、米玉与马氏结婚的细节等等。作为结束本节的一笔，也许可以就米玉家族是否穆斯林一事，与杨大业先生商榷。杨大业先生认为米玉的儿子米万钟是穆斯林，并爬梳史料，提出不少米姓穆斯林人物作为证据。^①可是，这些米姓穆斯林与米玉、米万钟家族的亲属关系，并无任何谱牒方面的记载可资证明。而更重要的反面证据，正好来自米玉与马氏合葬墓志铭内有关米玉逝世过程的描述：

已，病革，唯忠孝是属，且命以覆巾野服敛。曰：“予志也。”东首右胁而化，面如生，吊者讫未尝有焉。^②

而倪元璐为米万钟撰写的墓志铭，描述米万钟逝世的情形，则谓：

而公已病，杜门月余，一日蚤起，呼水盥漱所蓄奇石两枚，怡弄许时，忽起端坐，遂卒。^③

根据李学忠有关中国地区穆斯林丧葬习俗的研究，穆斯林逝世入土之际，一般是让遗体“头向正北，面向西方”，因为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在中国以西。^④但是，米玉逝世时是“东首右胁”，意思是头朝东方，右侧卧，因而面向北方；米万钟逝世时更是“端坐”。这显然不符合穆斯林丧葬习俗。或曰：以上描述的是米玉、米万钟逝世那一刻的姿态，而不是他们遗体入土安葬时的方位与姿态。即使如此，我们也只能说：目前找不到米玉、米万钟是穆斯林的明确史料证据。

另外，由于米万钟以书法名世，不少人把他视为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的后代，这也同样缺乏明确的史料证据，只能聊备一说。

以下，本文将从米玉墓志铭所反映出的米玉家族资料，探讨明中叶以来京师地区的世袭武官家族的形成及其社会流动等问题。

三 米玉家族的成型和转型

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米玉与马氏合葬墓志铭反映出米玉的社会地位，倒不如说这墓志铭体

① 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九）》，《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重点参见第91页。

② 本文附录《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释文。

③ 倪元璐：《诰授中大夫太仆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倪文贞集》卷九，页30a，载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缩印，第1297册，总第115页。

④ 李学忠：《回族的丧葬习俗与穆斯林的生死观》，《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重点参见第83页。

现出米玉第二子米万钟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米万钟字友石，号仲诏，“甲午魁本经，明年成进士”，^①即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乡试（估计是顺天乡试）考五经试卷得第一名，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中进士，很可惜，目前存世的明代登科录中，并没有这两个年份的考试资料。^②米万钟本人也没有文集传世。^③《明史》对于米万钟着墨也不多，仅于董其昌传记中简略提及：

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米万钟，字友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历官江西按察使。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党倪文焕劾之，遂削籍。崇祯初，起太仆少卿，卒官。^④

虽然如此简略，但“南董北米”之说，还是足以让人产生深刻印象的。米万钟最为人称道的大抵有3点：第一，他为人正直不阿，巧妙地挽救了得罪魏忠贤的官员黄中介，又直截了当拒绝魏忠贤的拉拢，结果被阉党倪文焕弹劾罢官，至明思宗即位后才能够重新做官；第二，他擅长书法，喜爱收藏及绘画奇石；第三，他在京师“海甸之原”建立私家园林“勺园”。^⑤这“勺园”也就是后来北平燕京大学所在，也就是今天北京海淀区北京大学所在，正因此之故，米玉与马氏合葬墓志铭才会在1929年出土于燕京大学燕南园西土坡中，而为长期留心米万钟事迹的洪业先生所寓目，为喜爱金石拓片的马鉴先生所收藏。

洪业先生编纂的哈佛燕京研究社中文引得系列特刊第5号《勺园图录考》，在《勺园主人米万钟之家世》一节，征引了37则正史、方志、诗文集资料；^⑥在《勺园故事胜景题咏》一节，征引了72则史料，可谓集米万钟研究之大全。从中可见与米万钟有诗文交往的人，兹举其比较著名者：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辅弼重臣叶向高，写诗祝贺米玉七十大寿，也为米万钟诗集写序；^⑦万历时期的文化名人、出版业巨子陈继儒，为米万钟的《奇石图》作题记；^⑧万历时期博闻强记，有“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之美誉，极喜交际应酬，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以至于“碑版之文，照耀四裔”，“负重名垂四十年”的李维楨，也为米万钟诗集写序；^⑨另外，堪称

① 倪元璐：《诰授中大夫太仆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倪文贞集》卷九，页28a，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总第114页。

② 屈万里主编的《明代史籍汇刊》第10种《明代登科录汇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凡22册之多，收录了明代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凡66种，始建文二年（1400年），终崇祯十二年（1639年），堪称目前最全面的明代科举履历汇刊。很可惜，《明代登科录汇编》偏偏没有这两个年份的资料。

③ 据洪业《勺园图录考》第9页，米万钟著有《澄淡堂诗文集》，但洪业先生“求其书，九年未得，疑未曾刻”。

④ 《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董其昌》，总第7396、7397页。

⑤ 有关米万钟生平事迹，参见倪元璐《诰授中大夫太仆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倪文贞集》卷九，页27a—31a，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总第114—116页。“海甸之原”四字，见本文附录《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释文。

⑥ 可惜，洪业先生没有把倪元璐撰写的米万钟墓志铭收录在内。倪元璐是崇祯一朝的名臣，《明史》卷二六五《倪元璐传》（总第6840页）称其“雅负时望”，米万钟的墓志铭出自倪元璐的手笔，也反映出米万钟当时社会地位之高。

⑦ 洪业：《勺园图录考》，第3、8、9页。

⑧ 洪业：《勺园图录考》，第12、13页。

⑨ 洪业：《勺园图录考》，第6、7页。引文出自《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李维楨》，总第7386页。

晚明文人飘逸、潇洒风格典型的王思任，也是米万钟的朋友，他曾经写信给米万钟，以玩升官图作比喻，慨叹世人之急功近利。^①至于米玉墓志铭的作者黄辉、书写者冯有经、篆额者区大相，都是翰林院侍读。黄辉名列《明史·文苑传》，黄辉的诗文集内，保留了一篇写给米万钟的歌行体长诗，其中有“君家湛园尘土外，绿萼芳梅郁相待，我忆良游如故居，丈石矧君重下拜。同门数子过应频，旧寓熊郎亦良快”云云，^②足证黄辉、米万钟过从甚密，友谊甚笃。可以想象，必然是米万钟于母亲马氏逝世后，将父母亲合葬，邀请黄辉撰写墓志铭。黄辉欣然答应。黄辉对于米玉、马氏生平事迹的掌握，其实都来自米万钟的叙述，墓志铭“万钟每向予语，泪涔涔下云”一句，就是明证。也因此之故，墓志铭对于米玉3个儿子的描述，也以米万钟为最多，似乎米玉生前最钟爱的儿子就是米万钟。

本节罗列与米万钟有交情的名公巨卿、硕学鸿儒，从而印证米万钟的社会网络。如果本文就此结束，虽然未尝不可，但也似乎了无新意，盖晚明文人结社、交游风尚之盛，早就是明代政治史和文学史研究者的共识。不过，米玉与马氏合葬墓志铭还有一些宝贵资料，不应忽略，这些资料，披露出米玉家族作为世系锦衣卫军官的家族网络。

对于明王朝而言，户籍制度既是社会管理制度，也是财税制度、军事组织制度。作为军、民、匠、灶这明代四大类户籍之一的军户，“其军皆世籍”。^③明代军户的这种世袭原则，衍生出许多弊端，例如武官阶层贿赂公行，奴役士兵，官与兵之间矛盾尖锐，军队整体腐化衰败等等，于志嘉教授对这些问题已经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虽然无法还原米玉承袭锦衣卫百户的细枝末节，但于志嘉教授有关明代武官世袭制度的研究，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思考框架。^④于志嘉教授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兵部的“贴黄”、“选簿”及个别卫所的“卫选簿”等册籍，以及《明史》、《明实录》、臣工奏议等，这些史料，能够充分反映出军户制度的运作、流弊、演变和个别卫所的武官的世系和生平，固然十分宝贵，但并不能让我们了解武官家族形成及武官阶层发展的过程，而米玉与马氏合葬墓志铭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① 王思任：《又简米仲诏》，载诸伟奇《明清小品文解读》：“打选官图者，不上五六掷，就到太师出局矣，忙些甚么！”黄山书社，2007年，第142、143页。

② 黄辉：《代书送米仲诏》，《黄太史怡春堂逸稿》卷二，万历甲寅（1614年）刊，页22a—23b，收入《明代论著丛刊》第2辑，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总第205—208页，引文见第206、207页。另外，必须指出，黄辉撰写的米玉墓志铭，字句多有不通之处，例如墓志铭开首一句就很费人解：“有缙骑于嘉靖而能以其僚平者乎？曰：法取荆棘，毋苛以蔓也。毋殖于调，后将不食。故中人产之弗屑保焉，而卒以有厥子，吾犹及之，曰故昭信尉昆泉公玉。”笔者参详全文语境和作者口气，勉强解释为：“嘉靖时期的锦衣卫军人，很少能够做到执法公平，让人信服的。法律就像荆棘，执法不应该过分严苛，不应该连累无辜。假如一味以侦讯刺探为能事，必然绝后。因此一般中等家庭都不屑充当锦衣卫。但是，锦衣卫军人中还是有好人的，我自己就碰见过，这就是已故的昭信校尉、字号昆泉的米玉先生。”为何黄辉撰写的米玉墓志铭有如此古怪不通的句子？原因之一，也许是黄辉本人刻意为之。《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四·黄辉传》（总第7394页）就说：“辉刻意学古，一以韩、欧为师。”因此，黄辉撰写米玉与马氏合葬墓志铭时，也许刻意弄出些韩愈式的佶屈聱牙的句子，这可以说是明朝中叶文学复古运动的表现。另一原因，也许是冯有经抄写黄辉草稿时出现错漏，例如“而翁虽不于公，自顾少憾于天”一句，“而翁虽不于公”当有漏字，可能是“而翁虽不显于公”或“而翁虽不达于公”之误。幸好，该墓志铭虽然有这些难解或者不通的语句，但对于史事、时间的记载，尚属清晰无疑。

③ 《明史》卷九〇《兵志二》，总第2193页。

④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三章《武官的世系与武选》之第一节《武官集团的形成与世系法》，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142—155页。她的近作并没有继续探索武官集团的问题，见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根据上文各种资料及图表一，我们已经知道：米玉承袭其祖父米虎的锦衣卫百户的军职，米玉的第三任夫人马氏则是宜兴公主府驸马马诚的曾孙女，马诚因为涉嫌出了“生活作风问题”而坐牢，丧失俸禄，家道中落。米玉和马氏的结合，可以说是新兴武官集团与破落威颯集团的结合。

米玉的长子米万春，于隆庆五年辛未中了武进士，官至参将，从《明史》仅有的一笔记载看来，米万春这位参将的后台相当硬，因此相当桀骜不驯。^①但对于本文更重要的，是米万春娶了锦衣卫百户蒋维藩女儿蒋氏，生了一个女儿米氏，米氏的丈夫田元德是个监生，田元德的父亲田绶则是锦衣卫千户。这样，米万钟虽然脱离了锦衣卫系统，在郟阳、天津等地任职，但他的父亲和女婿，都有锦衣卫武官的背景，可以说是武官家族三代的延续，尤其是锦衣卫武官系统的延续。当然，米万春的女婿田元德是监生，也许下一步就像米万钟那样走文科举的道路。米玉的第三子米万方，除本身是锦衣卫冠带总旗外，也娶了锦衣卫百户王嵩的女儿王氏，生下两个女儿。从米玉到米万方，锦衣卫武官系统延续了两代。至于米玉的第二子、有“南董北米”美誉的米万钟，本身虽然是进士，但夫人李氏正是锦衣卫百户、皇亲李凤的女儿，生下一子曰米孟骐，^②米氏家族似乎再度与威颯攀上关系。这样看来，锦衣卫百户米玉的3个儿子，都娶了锦衣卫百户的女儿，果真是门当户对，至少不会是纯属巧合的吧。如果说米玉与马氏的婚姻代表着新兴武官与破落威颯的结合，则米万春、米万钟、米万方这一代的婚姻，就可以说是米玉在锦衣卫武官阶层中建立自己人脉的部署，也是锦衣卫武官联盟的形成。

总结

与米万钟同时之人和后世之人，多半只知道米万钟是书法大家，为其风流儒雅而倾倒，但也许不太了解米万钟的锦衣卫家族背景。即使有所了解，大概也会认为，从锦衣卫百户米玉这样一个“丘八”，到米万钟这样与董其昌齐名的书法大家，可见米氏家族已经通过科举这把通向成功的阶梯，向上攀爬，完成了“文化转型”。但笔者认为，研究米玉与马氏合葬墓志铭，不应该只看重米玉这个锦衣卫武官家族的“转型”，而更应该看重这个锦衣卫武官家族的“成型”。

于志嘉教授指出，明朝的世袭武官制度，产生出一群贪懦无能、专以奴役士兵为能事的纨绔子弟，导致明朝军队整体腐化衰败，这诚然是事实。但这只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评价世袭武官制度的功罪，而不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世袭武官制度的运作。世袭武官也与大部分老百姓一样，成家立室，生儿育女，成为明朝社会结构里的重要成分。不错，科举是明朝的通向成功的阶梯，但世袭武官制度也是另一把通向成功的阶梯。武官既然世袭相承，则武官之间的联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策略。明清史料多由文人操刀，因而往往放大科举的光芒与声音，掩盖了其他社会流动机制的实际作用与角色。米玉和马氏墓志铭的内容，庶几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明代

^① 据《明史》卷二二七《李材》（总第5957页），万历十五年（1587年）一月，李材担任郟阳抚治期间，米万春适为当地参将。李材把参将公署改为学宫，得罪米万春，米万春怂恿部下兵变，又胁迫李材把兵变归咎于和自己有私怨的副使丁惟宁。李材无奈，只好照办。米万春虽然受到御史杨绍程的弹劾，但“大学士申时行庇之”，米万春不仅没有受到追究惩罚，而且还“旋调天津善地去”，反而是李材丢了乌纱。

^② 按，米万钟更广为人知的儿子是米寿都（字吉土）。米寿都及其儿子米汉雯（字紫来）均以诗文书法著称。但米玉与马氏合葬墓志铭内的米梦骐，应该不是米寿都，盖米万钟先后娶过李氏、陆氏。米梦骐为米万钟与李氏所生。

北京城社会结构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米玉家族的历史，则洪业先生《勺园图录考》中的大部分史料，都显得偏重于文人情趣、偏重于园林审美，没有从“唯物”的角度来审视勺园种种奇石胜景背后的世袭武官家族背景。当然，如果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米玉这个世袭武官家族，就只能寄望于新史料的发掘。米万钟无诗文集传世，米氏家族也无谱牒传世，但近年面世的篇幅庞大的明代卫所选簿，也许隐藏着进一步线索。^①

附记：

本文之写作，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直接研究拨款项目“晚明财政制度之变迁”（2010365）之赞助，亦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赞助，特此鸣谢。

2011年10月5日定稿，时日重阳。

附录：米玉墓志铭释文（“||”为行号）

|| 明故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昆泉米公暨配安人马氏墓志铭

|| 赐进士出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纂修国朝正史、前直||起居、管理诰敕、文华殿日讲官、南充黄辉撰；|| 赐进士出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侍读、记注||起居、纂修正史、兼理诰敕、讲读官四明冯有经书；|| 赐进士出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读、管理||诰敕、兼修正史、经筵官端溪区大相篆。

|| 有缙骑于嘉靖而能以其僚平者乎？曰：法取荆棘，毋苛以蔓也。毋殖于诃，后将不食。故中人产之弗屑保||焉，而卒以有厥子，吾犹及之，曰故昭信尉昆泉公玉。

其先，晋阳人。祖虎，始徙北郡之安化，以功授金吾百||户。公，其支子之第五子也。六岁而孤，性纯警，食于诸兄嫂，常自为色饱。是时，金吾世中绝，而诸兄皆农。||公独自意必绍之。弱冠，则尽鬻所服产以北。家人咸诮曰：“胡为乎是子子者？京师在天上，何锦衣百户也？”不||谓公俄锦衣百户也。盗魁冯璜谋为乱，公冒危获焉，而舍诸胁从人，功宜最，乃仅授昭信校尉，得请还展||墓。族党出迎，或至数十里，望见驺导，且前且却，莫知辞色所为。公逆下车，欢呼咲语，一一问慰如往昔。众||乃争自前，相与叹服曰：“吾村安所得是人！天与人官，定不妄耳！”于是大会宗党亲故，推金钱布帛有差。会||岁饥，所全活数百人，分守杨副使锦曰：“义哉！米侯乎！”为勒碑于墓次旌之。自是，诸米常仰公北来。其后关||中复大凶，诸米无殍者。故邻夫妇，归生死于公，曾不少厌，其笃谊类如此。居，常为德于人，不愿人知之。有贷||辄应，即故负不校。长子万春，第武举，公遂谢事，产日落，然终不悔也。

初，公娶于杨，继者宋，又继者马。宋生||参将万春，马安人归，春三岁矣；仲子永宁令万钟生二岁，母田卒；季子锦衣冠带总旗万方生十岁，母董||卒。安人抚之，不啻腹也。即诸子视安人，不啻腹也。春将之官，不能装。安人下簪珥资之，乃克行。万方周岁||而痘，危甚。安人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合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77册。

抱持不交睫，至染疔毒，傍人苦之，不知也。佐训诸子，礼其师，必以腆进则喜，不则痛厉之。曰：“奈而父何！”宋安人母杜，养于公，垂没，谢曰：“老妇累半子，藉令弱女在，视我何以加安人，老妇不忘，来生报也。”人谓安人母犹母、子诸子，皆女德所尤难。万钟每向予语，泪潏潏下云。公素好客，虽贫不衰，夫人操饋如一日。诸米来京师，德公，尤德安人也。

公年六十九，为寿者倾都下。明年，以迎养之永宁，其士民寿如之。是时已病，犹力寻上合、香泉、龙头、龟潭之胜，洒然引觥曰：“予尝慕仙游，今得洗神乎于兹，虽晚不恨。”已，病革，唯忠孝是属，且命以覆巾野服敛。曰：“予志也。”东首右胁而化，面如生，吊者讫未尝有焉。安人毁甚，欲从公地下。又二岁，亦卒，将合葬于海甸之原，盖公所自卜者，宋安人及田氏、董氏从焉。

当公中落，常手摩仲子顶曰：“而翁虽不于公，自顾少憾于天。天有知邪？将食吾于孺子。”安人亦曰：“君有是在，何言贫也？”钟竟举进士，有声于时。

安人王大父尚宪庙宜兴大长公主，其诗礼所渐，远矣。公尝以事至潞河，或荐之姝，怪其类良家子。泣曰：“然，坐夫窘，至此。”立予二十金，俾自赎以免。夫轻财，人所时有，独仓卒见美妇人，不即昵近，必审所以来，贤于人远矣。不者，岂其偶然藐孤子，能保坠绪而益昌之乎哉！

公生于嘉靖戊子年二月十二日，万历丁酉年六月二十五日卒，得年七十。安人生于嘉靖壬寅二月十五日，万历己亥十二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八。春登隆庆辛未武进士，历官分守道、州参将，娶锦衣百户蒋维藩女，生女一，适锦衣千户田瑄男太学生田元德。钟登万历乙未进士，初任永宁县知县，娶锦衣百户、皇亲李凤女，生男一，孟骐。方，锦衣冠带总旗，娶锦衣百户王嵩女，生女二，尚幼。

铭曰：

予不厌幽，还则彰也。

育无择慈，一所从也。

天之兆兹地，守以龙也。

曰昌厥遗，远益征也。

维石可浮，视兹颂也。

（卜永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助理